



麦田  
书坊

制服之  
恋列

02



叶

落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叶落淮南

心裳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落淮南 / 心裳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99-6285-6

I. ①叶…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CIP数据核字(2013)第115740号

书 名 叶落淮南

---

作 者 心 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麦田书坊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罗 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07月第1版, 2013年0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85-6

定 价 25.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YELLOW IRIS

|     |     |    |
|-----|-----|----|
| 001 | 第一章 | 重逢 |
| 025 | 第二章 | 逃避 |
| 057 | 第三章 | 同居 |
| 085 | 第四章 | 靠近 |
| 113 | 第五章 | 试探 |
| 143 | 第六章 | 疼爱 |
| 175 | 第七章 | 动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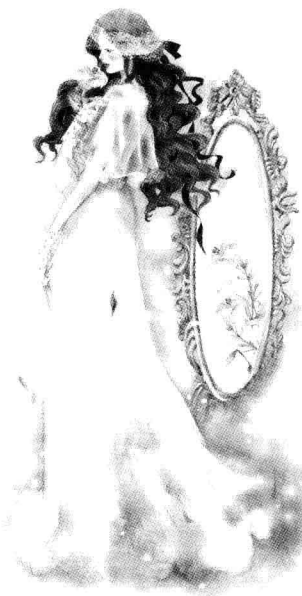
Love  
Wan Han



## 目录

- 203 第八章 爱你
- 231 第九章 真相
- 255 番外之陈南承：我曾经爱过一个人
- 259 第十章 勇气
- 268 番外 与君初相识
- 281 番外篇一 叶落淮南，顾盼情深
- 285 番外篇二 不甘
- 288 番外篇三 爱你的证据
- 294 番外篇四 七夕、江南、陆叙
- 298 后记

Luoye  
Wen Han



## 第一章 重逢

当初的爱变成现在心头的针，人一痛起来六亲不认。

哗啦——

伴随着那声脆响，顾淮南的心跟着一起狠狠震了震，鼻梁上的眼镜因惯性顺着楼梯扶手的缝隙飞了出去。

她脑中顿时冒出两个大字：完了。

顾淮南保持着摔倒时的姿势半跪在地上，盯着几级台阶之下已经碎成几瓣却仍泛着莹莹色泽的东西，只默默祈祷被她摔碎的物件并不值钱。

江邵在东西滑出手心的瞬间心跳都停了，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把这个不知哪里冲出来的女人从楼梯上狠狠丢下去，而不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下意识地拽住她，谁会想到阻止一个悲剧发生的代价就是亲眼看着另一个悲剧的发生。

顾淮南被男人越来越大的手劲捏得差点叫出来，膝盖磕在冰冷坚硬水泥地上的疼痛还不如手臂传来的痛感强烈。幸好还等她抗议，那只几乎捏碎她骨头的手率先松开了她。

002

江邵长腿跨下台阶把摔碎的翡翠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回头一看那女人还傻乎乎地跪在那儿目光发直，他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才按捺住爆粗口的冲动。

“这位小姐，没事的话就起来吧，此等大礼我可受不起。”

顾淮南尴尬地垂下头，刚一动弹，右脚腕便钻心地疼起来，不得不又跌坐回去。江邵以为她是受了惊吓，如果他反应不够快，那么跌到楼梯下的不只是他的翡翠和她的眼镜，还有她这个大活人。

“怎么，是否还需要我帮忙？”他出口的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顾淮南咬咬牙，一声不吭抓着楼梯扶手艰难地站起来道歉。“对不起。”

她低着头一副弱女子的样子更让江邵窝火，他压着气嘲笑：“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耽误了你投胎。”

要搁平时有人这么和顾淮南说话，她早一巴掌呼过去了，可是这一次她却破天荒地伪装小媳妇乖乖挨骂，不是因为自知理亏，而是另有原因。顾淮南一再把头垂低，偷偷用余光瞄着几步之外一直沉默不言而目光却像要把她烧穿的男人，在心里估量着逃跑的可行性。

或许是叶锡尚的存在感太过强烈，又或许是他看顾淮南的眼神过于“热烈”，江邵很快察觉到气氛微妙的变化。他看看叶锡尚，又顺着他的视线瞅了瞅眼前这个女人，眉峰一弹。

“有什么问题？你认识她？”

叶锡尚向来淡漠的脸此刻微微绷着，嘴唇抿成一条线。一阵长久的沉默过后，他蓦地抬腿向她走过来。

顾淮南在心里大呼不妙，手悄悄地攥紧，默默倒数三个数，深吸一口气，准备拔腿就跑。但很显然她低估了男人的速度，她才挪了下半步，肩膀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扣住，叶锡尚已走

到她身侧。

“等一下。”

顾淮南想哭，这个姓叶的力气还是这么大，钳子似的，比刚才江邵攥得还要疼上几分。

“顾小姐，如果你是打算趁我们不注意时逃跑的话，我劝你省省，除非你想和这个男人比比腿力。”

她举动十分细微，江邵仍洞悉了她的意图。拍拍叶锡尚的肩，识相地退开几步，已经从他反常的举动里猜出个大概，能让他露出这般表情的女人除了他妹妹叶小安，大概只有一个：就是江邵从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某位顾姓小姐。

他一开口，顾淮南的天都灰了。以叶锡尚的性格能让旁人知道她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必定与他关系匪浅且非寻常之辈，她能顺利脱身的可能性更加不乐观，看来她要变换对策。顾淮南眼珠暗自一转，一个念头已然浮上心头……

这女人一直低头做贼心虚的样子让叶锡尚更加笃定，他伸出另一只手，动作极缓慢托起她的下巴，不容她有任何抗拒，凌厉的视线在那张稍显慌乱的小脸上一寸一寸掠过，巨大的愤怒在他眼底以最迅猛的速度酝酿发酵。

顾淮南垂着眼皮，视线落在他衬衫的纽扣上，没勇气向上移动半分。他不说话，压迫感扑面而来，若不是身后抵着墙，她怀疑自己是否站得住。

“姓顾的！你给我滚回来！”就在顾淮南思考着该用什么开场白时，忽然听见走廊的另一边传来男人的怒吼，随后杂乱的脚步声向这边逼近，“妈的！老子非撕了你不可！”

顾淮南在心中哀号，要不要这么倒霉！她怎么忘记了自己原本就是在“逃命中”！

怕她再有逃跑的意图，江邵先一步伸手截断她的去路。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叶锡尚看都没看那些人，扯着顾淮南回到先前用餐的包间，留下一脸不悦的江警官。

江邵瞥了瞥已经冲过来的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叶锡尚把他当成什么了？解决小喽啰的打手？

顾淮南被野蛮地拖进去，原本在收拾残羹冷炙的侍者被叶锡尚的表情吓得自动退散。叶锡尚一个用力，顾淮南整个人狼狈地被扔进沙发，额头重重撞到坚硬的金属扶手上。最初的钝痛与眩晕过去之后，顾淮南想骂人！才不过一会儿的工夫，她全身上下已经伤了三处！

外面那几个男人的吼声被厚重的木门所隔绝，周围一切嘈杂之声瞬间消弭，房间里安静得吓人。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在找你。”叶锡尚双臂环在胸前居高临下地俯视她：这个女人头发比那时长了许多，从直发变成现在的微卷，人也清瘦不少。

视线从她线条完美的背部滑到纤细的腰部，顿了顿，移开眼。他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比平时还冷静许多，除了手臂上凸起的青筋泄露了他此刻的盛怒。

“五年没见，希望你还没忘了我是谁。”

顾淮南好像听见咬牙切齿的声音，看来这个男人积攒了五年的火气不是一般的旺。她稳了稳心神，小手捂着额头碰伤的地方缓缓回过身来，头发有些散乱，双眸迷离，还缀着点点湿意，表情无措，看上去格外无辜怜人。

“对不起，我……我确实不知道你是谁。”

叶锡尚冷冷掀动薄唇，低声叫出她的名字警告：“顾、淮、南。”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顾淮南。”她仓皇摇头，“你要找的人是我姐姐。”

叶锡尚冷冷地看着她，根本不吃她这套：“玩够了吗？”

“我没有玩，你真的误会了，我是顾淮西。”她颤抖着小手把身后的背包打开，在里面摸了几下，拿出一个卡片，恭敬地双手举起。

“我的身份证，你看。”

叶锡尚咬牙维持冷静：“顾淮南，劝你适可而止。”

他周身的气场霎时改变，危险系数骤然升级，顾淮南“吓”得身子一颤，眼圈瞬间红了，却仍执着地举高双手：“真的，你看一眼就知道了，我真的不是顾淮南。”

她如此坚持，反倒令叶锡尚有片刻的糊涂，伸手接过她的身份证低头瞧了一眼，面色一滞。

叶锡尚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可是那上面印着的三个字分明就是——顾淮西！他双眸微微一眯，俯身双手撑在沙发扶手两侧逼近她。

顾淮南感受到他的气息，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戒备地靠到沙发最里面，侧头躲开他审视的视线——当然，叶锡尚并不知道这些都是她特意伪装出来的。

“头抬起来。”他发出命令。

顾淮南犹豫了一下，慢慢把脸微微扬起：“我和她是双胞胎，虽然长得很像，可我们有很明显的区别。”

他抿紧嘴唇，一眨不眨地注视她。他知道顾淮南有个孪生妹妹，却并未有过接触。

“什么区别？”

顾淮南答道：“我们的眼睛……”

从刚才这个女人转过身来开始他就觉得哪里不对劲，经她提示，叶锡尚才明白过来……

她眼睛很漂亮，却少了顾淮南的灵气，衬着盈盈泪光，眼神却比常人涣散，没有焦距。

叶锡尚眉头一皱，抬手在她眼前晃了晃：“你看不见？”

她敛下眉目，神情黯然，像是被人戳到了痛处。

“一点都看不见？”叶锡尚仔细端详，仍然不肯相信。

顾淮南从小包里又摸出一根折叠导盲杖双手抱在胸前，用道具配合她的演技来增加可信度：“不是一点看不见，有光感的。”

叶锡尚看了眼她的导盲杖：“刚才怎么不用？就那样冲忽然冲出来，如果刚才没人抓住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只比江邵晚走出包间几步，一出来就目睹那么惊险的一幕。

“对不起，因为有人在追我，拿着这个太容易暴露目标了，刚才差点被他们抓到……我太害怕才……”顾淮南继续伪装弱小，说话语无伦次，还不忘做出心有余悸的小模样。而这根导盲杖是她今天刚刚给顾淮西买的，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救了自己一命。

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江邵推门进来，无声递来一个眼色：“你是在审犯人还是帮我协商赔偿问题？”

顾淮南闻言表情更加泫然欲泣，委屈地撅起小嘴。

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两人的姿势暧昧得引人遐想，江邵邪气地笑了下：“我是不是进来得不是时候？要不要再给你们点时间叙旧？一刻钟够吗？不够的话本人建议转移战场，这里只是饭店不好做太‘深入’的沟通。”

不理会江邵调侃，叶锡尚松开对顾淮南的钳制：“在这儿等着。”

顾淮南就是想走也没办法，这房间只有一个出口，除非选择从十二层楼跳下去，摔成一张新鲜的人肉饼。

叶锡尚出去没多久，很快又回来：“你欠他们钱？”

顾淮南怯怯地点头，心里打着鼓，就怕被外面那几人搞穿帮，幸好刚才他们没有叫她全名。顾淮南低头不吭声。

叶锡尚没再多言，转身出去掏出钱包把里面的现金全抽出来：“够了？”

为首的男人接过钞票拇指食指一捏，斜眼上下打量他一番：“你是那小娘儿们什么人？”

“拿了钱就滚蛋，哪那么多废话。”

江邵语气带些不耐烦，男人们忌惮他的身份也便作罢，临走前恶劣地讥笑：“她欠我们的还了，那个小娘儿们欠你的岂不是要肉偿了？哥们儿，真是便宜你了。”

一千人等走远，江邵透过门上的玻璃往包间里扫了一眼。

“是她吗？那个对你不负责任的顾小姐？”

叶锡尚把那身份证丢过去，江邵看清上面的名字不由得挑眉，笑了。

“孪生姐妹，这事儿戏剧化了，她知道顾淮南在哪里？”

“看样子不知道，也许是不肯告诉我。”叶锡尚墨染似的双眸越发深沉。

“你不可能没办法问出来。”江邵摸着下巴思忖，“不过也是，一个姑娘家不能骂也不能动手，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好了。”

叶锡尚一个森冷的眼神丢过去：“她可不是你的犯罪嫌疑人。”

“那你说怎么办？难不成姐债妹偿？”江邵摊摊手，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这个不好办啊。”

叶锡尚颇为头痛地按按眉心，本以为抓到了那个女人，没想到是竹篮打水。他将一枚硬币都没剩下的钱包揣起，无奈而讽刺地一弯嘴角。

“那就肉偿好了。”

# 叶落淮南

门在顾淮南看到叶锡尚掏钱的时候被江邵关上，接下去两个人聊了些什么她并不知道，正靠在沙发里鼓着腮帮子正琢磨着，江邵就开门进来。

他脚步缓而轻地走近顾淮南，观察着她的反应，将她从头到脚审视一遍，眸底隐隐闪烁着某种光芒。

“顾小姐，先做下自我介绍，我是江邵，叶帅的朋友。”

听到“江邵”这名字，有什么东西在顾淮南脑海里飞速闪过，但那只是一瞬，快得让她抓不着。她敛了敛心神，这个江邵不是个省油灯。

她歪了歪脑袋，“辨认”出他的声音：“我是顾淮西，刚才是你救了我吧？谢谢你。”

“顾淮西。”江邵饶有兴趣地重复她的名字，缓缓扯起唇。

叶锡尚是那种严肃到听笑话从来不会笑的人，钉是钉铆是铆，认真严肃得令人抓狂，而这个江邵却是和他截然相反的那种人，顾淮南从他身上感受到叶锡尚不具备的——狡诈。

江邵掂了掂手里的几块碎片：“顾小姐，这件古董翡翠是我给女朋友找了两年多才找到的东西，关乎我是否能娶到她的问题，才拿到手还没焐热乎被你这么冒冒失失的一撞就给弄碎了，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

古董翡翠？

顾淮南一抖，两只小手紧绞在一起：“多少钱？我赔你。”

江邵笑意微凉：“恕我直言，即使你赔上了也很难再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损失的可不仅是钱。”

叶锡尚在外面不知在和谁通电话，声音低低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她，显然还是对她心存怀疑。顾淮南一点不心慌那是假的，但她是谁？五岁就已跟着恶名远扬的陈家兄弟厮混，他们打架争地盘，她便在一旁掰着手指计算被他打倒在地的人头数，十一岁时单凭一支仿真手枪只身对百来号人叫嚣对峙，如今这等小这场面对她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可面对叶锡尚，她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做贼心虚……

顾淮南不着痕迹地挺了挺腰，这两人的眼神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犀利，尤其是叶锡尚。倘若她承认了自己是谁，怕是能被他一口活活吞下腹去。

“你少吓唬她，碎了更好，小安能托付终身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叶锡尚打完电话进来冷冷瞪了江邵一眼。

叶小安是他一手带大的妹妹，是他在这个世上最疼爱最珍惜的人。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把他捧在手心里疼的宝贝里里外外伤了个透，没废了他已经很手下留情了。

同样，江邵也极不待见叶锡尚油盐不进的嘴脸，恨不得他死得远远的，可光凭他和叶小安头上顶的同一个“叶”字，就只能屈服于现实的残酷，毕竟他家小叶子对这个哥哥可谓是言听计从。

江邵耸耸肩，早习惯了他的冷言冷语，把叶锡尚的话当成屁，但屁闻多了也会缺氧头晕的。

“不是我故意和你唱反调，小叶子要是愿意跟别人，早在三年前就嫁给姓薛的了。”

叶锡尚最看不得江邵一副吃定叶小安的样儿。

“叶子走了快三年了吧？你那几个哥们儿的小孩都会满地跑了怎么你还单着？三十几岁的人还不结婚，希望你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完他把困在那里的顾淮南一把拉起来，“跟我走。”

江邵嘴角一抽，聪明地选择立即休战，敢情叶锡尚抓着他这个弱点就紧咬不放了，次次拿叶小安戳他心口，一戳一个准儿。

“叶帅，对女人温柔点，再怎么说你找的人是顾淮南，不是人家妹妹。顾小姐，今晚先这么着，这笔账先记着，找机会咱们再慢、慢、算。”

不是顾淮南多心，江邵的确话里有话，她没工夫细想就被叶锡尚粗鲁地拽出房间。

他人高腿长，顾淮南踩着几寸的高跟鞋很难跟得上，扭伤的右脚走起来一抽一抽作痛。她用力甩开叶锡尚的魔爪，撑着饭店门口的柱子直喘气，额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已经说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也不知道她在哪儿，请你不要纠缠我，不然我要报警了。”

叶锡尚站在那里沉默着等她气喘吁吁地把话说完，头微微一偏示意后面慢悠悠地跟着的江邵：“她要报警。”

小门童上前好心询问，并戒备打量着叶锡尚：“小姐，需要帮助吗？”

江邵越过他们，晃了晃警官证，小门童眼一紧机灵退下。

江邵收好证件，看着顾淮南的眼神无限同情。

“相信我，你若知道你姐犯了什么事就不会选择报警。再说，顾小姐没听过蛇鼠一窝狼狈为奸吗？你遇上的这位可是本市纵横黑白两道的狠角色，背景深不可测，你自认倒霉吧，只能怪你姐和他梁子结得太大，连累了你，还是想办法今儿晚上怎么把这位爷打点好了吧。”

顾淮南差点喷出来，真当她是小白兔那么好吓唬？她顾淮南混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姓叶的在哪儿乖乖啃书本呢！

叶锡尚表情未变，眼神却刀子似的唰一下射过去。

“我还有事先走了，祝你好运，顾小姐。”江邵耍了一通贫嘴，在叶锡尚翻脸之前开溜，惹毛了他可不是好玩的。

叶锡尚把顾淮南“带”到停车场，她死活不肯上车，紧攥着车门一副快哭出来的模样。

“大叔，你行行好让我走吧，冤有头债有主，和你有过节的人是顾淮南不是我！”

叶锡尚呛了一下：“我只比你大五岁，叫大叔不合适吧！”

顾淮南缩了下肩头：“对不起叶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

“淮南？”

一道试探的男声蓦地插进来，原本撕扯中的两人一个一僵，一个一愣。

来人逆光而立，身形一如她记忆中挺拔，身旁还跟着一个野猫般妖艳的女人。

救兵来了！顾淮南心中暗喜，抢先向那人喊道：“我是小西，南浔哥！”

陈南浔微微一怔，待灯光转过来才看清这边的形势，立刻丢下女伴上前几步从叶锡尚手里截下顾淮南护在身后：“这位先生，这样对待一个姑娘怕是不妥吧？”

叶锡尚确认自己没听错，缓缓眯起眼：“你刚刚叫她什么？”

陈南浔刚要开口，腰后那只小手狠拧了他一把，带着哭腔的声音从背后传出：“南浔哥，你别这么凶，他不是坏人，他要找姐姐……”

陈南浔吃痛，面上缓下来：“叶先生是南南的朋友？不知道有什么事，我能否帮上忙？”

他话里透露与顾家匪浅的交情，叶锡尚不动声色地打量他：“贵姓？”

“免贵姓陈。”

叶锡尚神色一凛：“果然是陈家二公子，久仰。”

陈南浔一笑，这人知道他并不奇怪，陈南浔这三个字还是有些知名度的，虽然都是负面新闻的功劳。

叶锡尚双臂环在胸前，下巴微抬：“恐怕我和顾淮南之间的事外人帮不上忙，除非你知道她在哪里。”

陈南浔腰上又挨了一下，在心里把顾淮南骂了个狗血淋头。

“抱歉，我几年都没联系到那丫头了。”

叶锡尚看了眼他肩头露出的半个小脑袋，陈南浔立即会意：“我也找了她很久，刚才猛一看还以为小西是她，她们姐妹长得太像，许久没见我都弄错了。”

陈南浔说话客气，可护着顾淮南的态度却强硬，完全准备再让别人碰一下的姿态。叶锡尚唇边泛起冰冷的弧度：“我刚才也把她们搞错了，既然如此，麻烦陈先生送她回家。”

“没问题。”陈南浔爽快应下。

“是顾家。”叶锡尚强调，“她父亲的意思。”

身后的人一抖，陈南浔咧开嘴笑起来：“小事一桩，顾家我熟得很，叶先生还有什么指示？”

叶锡尚盯着那半颗黑黑的小脑瓜，淡淡道：“没了。”

陈南浔递出名片：“叶先生可以留个电话给我，有了南南的消息我会通知你。”

“我和你哥是老相识，让他告诉我一样的。”叶锡尚接过名片随意扫了一眼，“如果可以的话，请替我带句话给顾淮南。”

“请说。”

“要真能躲我一辈子，也算她的本事，倘若不幸被我抓到，可别怪我不念旧情。”叶锡尚最后看顾淮南一眼，摔上车门驾车离开。

他语气不重，可话里那股子狠戾让顾淮南觉得心里发虚。

叶锡尚的车很快从视线里消失，陈南浔像被烫到尾巴般跳起来把那只拧着他腰的小手扯

开，眉毛聚到一块，嘶嘶吸着气：“顾淮南！你想拧下我一块肉是不是？”

叶锡尚刚一离开，那种无形的压迫感随之消失，顾淮南立即长长地松了口气，对陈南浔视若无睹，转身便走。

她一瘸一拐，陈南浔看着刺眼，上去拉她。

“南南，你的脚怎么了？”他才碰着她手臂就被她反手甩了一巴掌。

“别拿你那脏手碰我，离我远点。”顾淮南态度冰冷，从刚才的小白兔转眼变成牙尖嘴利的小豹子。

被冷落一旁的小野猫倒吸一口冷气，跑过来扭正陈南浔的俊脸，赫然看见上面清晰的几道血道子，转头便骂。

“你这小贱人！知道他是谁吗？你不要命了！”

“闭嘴。”陈南浔拨开她的手，脸上竟没半点不悦，看顾淮南的眼神就像个无赖，“让我看看你的脚，伤哪儿了？”

顾淮南恶嫌地啐他一口，再度转身，没走几步腰上便是一紧，接着就已被陈南浔扛上了肩。

03

009

6

余金金顶着熊猫眼和乱糟糟的头发出来开门，双眼困得睁不开，恨不得用火柴棍撑起来，以至于看见陈南浔的脸都还觉得在做梦。

陈南浔肩上扛着手脚乱打乱踢的顾淮南，头皮险些被她揪下一块下来。他嘴上正骂着，门就开了，余金金穿着小吊带三角裤睡眼惺忪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顿时忘了疼，左侧眉一挑，桃花眼眯着，嘴角扬了起来：“这么早就睡了？”

“……”

三秒钟之后，余金金尖叫着冲回房间去。

陈南浔耸耸肩，跨进来顺手关上门，把肩上的女人卸下来。

顾淮南屁股一沾着沙发立即给了陈南浔一记飞脚，却被他躲了开。见她不停手，陈南浔随手把边上一米高的维尼熊抓过冲着她压下去，抵挡这女人的残暴举动。

“金金，你的药酒呢？放哪儿了？”

“陈南浔你个浑蛋！不要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带到我这里来！脏了我的屋子！”余金金换好衣服才出来，手指代替梳子梳着头发随意抓成一个发髻，一脸怒容。

陈南浔一边用维尼熊和顾淮南肉搏，一边冲余金金抛媚眼。“吃醋了？”

“吃你妹的醋！我加了一个星期的班，你打扰了我补眠！”

“听你的声音蛮有精神的，去，帮我药酒拿来。”

顾淮南差点被他闷死，两条小腿乱蹬，一下踹到他大腿内侧。陈南浔恐怕被踹没了下半

生的性福，松了手躲到一边去。

“你就不能老实点？”

“陈南浔你活腻了！”顾淮南丢开维尼熊，撑起身子累得呼呼喘气。

“南南？”余金金吃了一惊，眼睛都要瞪出来，这才发现陈南浔带来的女人是谁。她脑子一胀，怒气倏地涌上来，过去狠戳顾淮南的头：“你这死女人你才是活腻了！你还知道回来！”

这一下正巧戳到顾淮南先前撞伤的地方，她痛苦地呻吟一声，索性躺着不起来了，有气无力地哀号：“真要被你弄死了，你个没轻没重的女人……”

陈南浔原本带着女人晚餐，被顾淮南这么一闹，晚餐变成了泡面加鸡蛋，还得劳他少爷的驾亲自下厨。

他捧着大碗吃面，眼睛滴溜溜地在两个叽叽喳喳的女人身上来回打转。顾淮南和余金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骂，聊得好投入，完全忘记他的存在，插句话也没人理他。

陈南浔彻底成了透明的，把面碗往池子里一扔，刚摸出烟来点上，余金金凌厉的小眼神唰地看过来：“掐了！”

“干吗？你家禁烟区啊？”

“之前不是，现在是了，二十四小时的。”

陈南浔嗤之以鼻，瞄了眼额头、膝盖和脚踝都包扎过的顾淮南，不情不愿地把烟按灭。

“你俩聊完了吗？”

“你怎么还不走？”余金金开始下逐客令，转头眼泪汪汪地拉着顾淮南，“今天一定要跟我睡，我都想死你了臭丫头。”

陈南浔挺吃味：“咱俩也个把月没见了，你怎么不想跟我睡？”

“滚。”这回开口的是顾淮南，“找你的小野猫去，让女人在楼底下一直等着不太好吧。”

“等着去吧。”陈南浔撇撇嘴，随后神色一正，“今儿晚上这姓叶的男人是谁？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之间打哪儿来的旧情？”

他语气很不屑，就像叶锡尚的那句话戳到他爆点了似的。

顾淮南心里打小就陈南承一个男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哪会和别的男人有所谓的旧情？就今晚看来，叶锡尚是认识顾淮南的，但却没有熟悉到能够分辨得出她和顾淮西的区别。否则那姓叶的又怎会被顾淮南和他这样糊弄过去？

“是不是我和哪个男人亲了抱了摸了睡了，都得向你浔少汇报？”顾淮南看都不看他，“金金，让他滚蛋，看见他我就恶心。”

尤其陈南浔那张和他哥相似的脸，她见了就忍不住要爆豆。

余金金给陈南浔使眼色，但没用，过来拉着他的胳膊：“快走，别耽误我们休息。”

余金金那点力气对陈南浔来说犹如小狗咬裤脚，他纹丝不动任她拽，想着顾淮南的话。

“不要告诉我，你们睡过了。”

顾淮南杏眼一挑，挑衅地看过去：“如果是呢？如果还是在五年前呢？在我与陈南承还没分手的时候我就和别的男人睡了，你要怎样？替你哥骂我不忠？”

陈南浔哪会信：“不可能，五年前你爱我哥爱得死去活来。”

顾淮南冷笑：“就凭陈南承做的那些事，还有什么不可能？得少把我想得太简单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陈家兄弟混的女人，廉耻都被狗吃了。”

陈南浔绷着表情，下意识地反握住余金金抓着自己的手。余金金当下叫出来，痛得踢他。

“要死了你！这么大劲！”

陈南浔低头瞅了一眼，头顶乌云骤然散开，松了力道，心疼地牵起她小手臂放到唇下轻轻一吻：“以前你可是喜欢让我用力点。”

余金金爆了粗口，抽出手来把他往门口推，一脚踹了出去：“快滚！”

顾淮南在余金金这儿一窝就不打算走了的样子，陈南浔没事就来报到，当然，被拒之门外是常事。

对于当初的不告而别以及这五年里都去了何处，过怎样的生活，顾淮南只字未提，余金金也不问。只要她完好无损地回来，一切都不重要。

余金金与顾淮南是发小，虽然吵嘴架是家常便饭，大打出手也不是没有过，但她有事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准儿是余金金。

不过这姑娘也有个缺点，就是爱八卦。

余金金对镜敷面膜，斜眼瞟了身后一眼，忍了忍，没忍住：“问你个问题。”

顾淮南毫不淑女将细长的小腿搭在浴缸边，听见她这话，整个身子沉进水底闷了半天不出来。余金金伸手抓抓她露在外面的小脚心，顾淮南受不了痒呛了半口水，浮出水面趴在那儿猛咳不止。余金金笑着和她趴在一块：“陈南浔那天说的男人是谁？”

“不想回答，换个问题。”顾淮南从手边的小抽屉里摸出烟来点上，放到唇间吸了一口。

余金金转转眼珠：“你真和那个叶谁谁睡过了？”

她问得一针见血，顾淮南又咳了起来，这回是呛了烟。

“帮陈南浔来套我话的？臭女人，白养你了。”

余金金像吃了苍蝇的表情：“我才白养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陈南承和余安娜结婚那天我和陈南浔也崩了，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陈南承，余安娜，结婚……好遥远的字眼。

顾淮南挂着水珠的睫毛扑闪了几下，忽然指着小抽屉里面摆的那盒开了封的安全套叫起来：“余金金！还说和陈南浔井水不犯河水！”

“才不是他呢！”余金金懊恼地拍了下脑袋，像被发现偷吃糖果的小孩，忙把抽屉推回去。

顾淮南打掉她的手，把套套拿出来数了下：“战斗力够强的，不是陈南浔难道另有其人？”被抓了包，余金金也豁出去了：“你都能有叶某某了，我就非得在陈南浔这一棵树上吊死吗？”

“真有新欢了？哪路神仙能收服得了你这个小妖精？”顾淮南嘴巴张成了一个圈。不怪她惊讶，余金金对陈南浔的感情不比自己对陈南承浅多少。

“是个军人。”余金金得意地扬起下巴，弯起唇，“空降兵××军A师，一团副，薛辰。”

空降A师？

团副？

顾淮南的手一抖，夹着的烟，掉了。

有人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也有人在原始森林里整日与各种蛇虫鼠蚁为伴。薛辰从一营长戚佑久手里接过两份刚煮好的稀粥闻了闻：“叶团呢？”

一营长下巴向某个方向努了努：“刚才看见去那边了。”

“让大家动作迅速点，抓紧时间休息，两个小时后继续赶路。”

“是。”

薛辰穿过一块空地，看见怀抱着一支突击步枪坐在地上睡觉的叶锡尚，过去拿脚踢了踢他。

“开饭了嘿。”

叶锡尚掀起头盔，一份热粥放在他眼前，里面夹杂着几块小肉丁。

“戚佑久刚抓的几只，当红烧肉吧。”薛辰打趣，从作训服的兜里掏出几颗野果一起递给他，坐下来喝了一口粥，咂吧咂吧嘴。

“这手艺，和我家金金比差远了。”

“余金金会做老鼠肉？”

叶锡尚一盆冷水浇下去，薛辰笑：“我估计她连真的老鼠都没见过。”顿了顿，“她要是知道我吃过这个，该不会以后都不让我亲了吧？”

“试试不就知道了。”叶锡尚三两下解决战斗，嘴里咬了颗果子，掏出地图铺展开，指尖沿着图上几条路线走了两遍，“C师侦察大队该出动了吧？”

“陈南承昨天晚上就应该带着人进来了。”提到陈南承，薛辰就没胃口，“他倒好，酒足饭饱等着收拾咱们，再不提高行军速度，不出三天就得被他们追上。”

叶锡尚不作声，继续研究地形，末了在某个地方重重敲了几下：“两个小时后你带着二营三营按原路线继续，我带着一营从这里插过去。”

他在图上一画，薛辰立即会意：“是！”

叶锡尚将地图收好，戴上头盔，涂满黑绿相间油彩的脸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浅笑。

“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很多不好的事光临你之前都会好心地给你提个醒，也就是所谓的灾难前兆。所以当顾淮